

18 父母读书,孩子受益

看家教宝典 寻幸福良方



要做一名合格的家长,就要有读书学习的危机感和自我加压、不断提高的强烈意识;要想让孩子尊重、信服我们,就要在孩子心目中树立良好形象。不读书的父母是不合格的父母,因此,要把读书当成父母职责的一部分来履行。

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:“我认为,没有研究过教育学基本知识的青年公民,不应当有成立家庭的权利。”

在欧美国家,人们领结婚证前要接受培训,取得认证资格后才能得到结婚证书;怀孕后要进一步接

受培训,以确保优生优育。

在我国,“无证上岗”现象特别严重,不合格的父母比比皆是。

好多家长并不知道,自己是在辛辛苦苦地培养一个“寄生虫”,扎扎实实地打造一个“小霸王”,认真地养育一个“窝囊废”,兢兢业业地造就一个“白眼狼”。

有些家庭文化荒漠现象相当严重,没有藏书,即使有几本书也是摆设,从来不看。一部分家长经常为自己不读书找借口:“工作太忙,哪有时间读书?”“我都这把年纪了,读书还有什么用?”有的家长买一套衣服上千元,买一套化妆品要一个月的工资,眉头都不皱一下,却不舍得花几十元买几本书读读。

家庭教育的核心是教孩子做人。一个不读书的人,怎么能做好孩子的人生导师和楷模呢?

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说:“人是一种有智慧的动物,因而对心理食粮的需求几乎大于对物质食粮的需求。”书籍是最基本的心理食粮,一个人不读书,怎么能满足心理食粮的需求呢?但丁说:“我在悲痛时想在书中寻找安慰,结果不仅得到了安慰,还得到了深深的教诲。就像有人为了寻找银子,竟然发现了金子一样。”

我们要给孩子一碗水,自己至少要有一桶水,甚至要有长流水。

不读书学习、不更新观念、不与时俱进,怎么能读懂孩子这本“书”呢?

解女士有一个上初二的女儿,追星、网恋,不愿学习。中考在即,解女士心急如焚,让我想想办法,以解她的燃眉之急。我从电脑上给她下载了几篇我写的文章,又向她推荐了几本书。我告诉她:“你把这些文章和书认真地读读,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。”

解女士不耐烦地说:“贾老师,你不要给我推荐书了,我没时间看,你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。”

我说:“教育孩子是一门大学问,需要足够的教育智慧。你今年40岁,充其量你有40年的人生智慧,你用这点儿智慧教育孩子,会力不从心的。要想增长智慧,最好的途径就是读书。如果你每年能读20本好书,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你把这些智慧用到教育儿女上,必然会得心应手、游刃有余。”

解女士豁然开朗,立即到书店买了十几本书,当晚就开始读了起来。

一年后,我收到解女士的邮件。她说:“我原来并不知道读书学习对教子这么重要。如果不是我喜欢上读书,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不知还会走多少弯路。如果不是我喜欢上读书,我的女儿也不会与书结缘,也不会考上心仪的高中。我深深地感到,读书学习是家教成功的最大

秘诀啊!”

对不愿读书的朋友,我常讲这样一个故事:

在美国一所大学的日文班里,突然出现了一位50多岁的女士。开始时大家并没感到奇怪。在这个国度里,人人都可以挑自己开心的事做。过了一段时间,年轻人发现这位女士并非退休之后为填补精神空虚才来这里的。每天清晨她总是最早到教室温习功课,认真地跟着老师阅读,老师提问时她也会紧张得出一头汗。她的笔记记得工工整整,不少年轻人借她的笔记用。每次考试前,她更是紧张地复习、补课。

有一天,老教授对年轻人说:“做父母的一定要自律,才能教育好孩子,你们可以问问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士,她一定有一群有教养的孩子。”

原来,这位女士叫朱木兰,她的女儿是美国第一位华裔女部长——赵小兰。

培养孩子读书习惯的最好办法是家长首先养成读书习惯;让孩子喜欢学习最有效的方法是自己首先热爱学习。

读书学习是为人父母的第一要务。如果你真心希望培养一个高素质的孩子,那就从读书开始吧。

(摘自《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己》贾容韬 著)

11 震后第一夜(下)

写在汶川地震五周年



在映秀镇卫生院工地上,医生遇到了一些十分焦急的伤病员的家属。这些伤病员的伤情不算十分严重,因此只能享受口服药的待遇。但是,大家对输液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,那些家属围着医生恳求,希望给自己的亲人输液。

卫生院拥有的物资不多,院长崔彬向抢险救灾指挥部申请一些矿泉水,但这些水在路上就被人抢走

了。失血的病人对寒冷非常敏感,卫生院点起了火,但马上就被巡视到此的蒋青林和蒲弘制止了。对不明“地气”的恐慌被日渐放大,初三(1)班的宋浩记得有人喊:“把手机都关了。”有人点起蜡烛也会挨骂。

在渔子溪的中学营地,不少伤员都没有熬过这个残酷而又漫长的夜晚。营地里只有一名校医,对伤病员几乎做不了任何有效的处理。女生们参与到照顾伤员中来,但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。马瑶便脱下外套盖在伤病员身上,姐姐马馨则陪着伤病员说话。不过,这里还有两名非正式医生:牙科诊所的李云兵和药房的宋明易。

李云兵看到有些学生的伤口血流不止,却苦于没有任何药品和器械,好在祖传的中医疗伤技术让他想起了一个止血镇痛的药方:用大黄、细辛、冰片、头发灰等搅拌均匀涂抹伤口。别的他不指望,但头发可以找到。他说出了这个想法后,有30多名女生主动站出来,她们剪掉长发,将这些头发烧成灰来止血。这一招很奏效,他受伤的女儿在几天后送出灾区时,伤口一直未感染。

当晚,两名内出血的学生没被抢救过来,李云兵和几个同学悄悄地将他们抬到外面。惊慌是更严

重的“传染病”,他得隔离病源。

宋明易“接管”的初三(3)班当晚没有伤员,但他这一晚过得并不轻松——他有药,还懂包扎,他在各个棚子间来回走动,雨水使地面变成了泥浆,他的鞋子沾了厚厚的泥,每走一步都颇费力气。他不用像李云兵那样土法制药,而是用过氧化氢擦伤口,再撒上消炎粉,用绷带包扎好。但他也必须面对药品短缺的问题:绷带用完了,穿白色内衣的人,都将衣服脱下来撕成条当绷带用;消炎粉用完了,就用青霉素粉代替;他还有芬必得,遇到痛苦呻吟的人就给几片。

后来,他被带到一个什么伤都没有的女生面前,这个女生不停地颤抖,宋明易给她讲解了地震是怎么回事——这是他在像这个女生这么大的时候学到的知识。有些紧张的学生无法小便,他就帮他们解除心理压力,最后他连掐人中的法子都使出来了。

福堂坝的棚子里也有七八个重伤员。女工小毕被倒塌的房屋压成内伤,大家用木板将她垫起来以防湿水,然后为她盖好棉被,围着她轻声说话。小毕吃不下东西,想呕吐又吐不出来;想小便又顾忌周围的男人,最后还是女同事帮她脱下裤

子解决了问题。她体内出血越来越厉害,总说腰疼,同事起初抱着她,后来让她躺下节省体力,她慢慢地睡着了。过了一会,棚子里的人去摸了她一下,还有体温;再过一会儿去试鼻息,她已没有呼吸了。雨很大,没人忍心再让她淋雨,就把她和另外一具尸体搁在棚子里。

尸体的旁边躺着素琼,她全身多处受伤,但没有昏迷。她回忆说:“我知道身旁有两个死人,但我一点儿也不害怕。”晓梅跪在她身边,为了防止妈妈的伤口沾到水,她一直不停地用手在沙砾地上刨挖排水沟,手指冒出的血和雨水混在一起流走了。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,而她还是很专心致志。棚子里有她父亲的一位老同事,他失去了子女,自己也受了伤,他对这个世界已没什么留恋的了。他喃喃自语,想走出棚子,有人拦住了他,但他不时要冲向河边。晓梅流着泪不断乞求他:“周叔叔不要走!”这个60多岁的老头有气无力地说:“不要拦着我。”

大雨中余震不断,地面不停地抖动,周边山体不断垮塌,密集地发出哗哗的响声。漫长的黑夜从来没有如此让人憎恶。(摘自《汶川地震168小时》张良 著)